

## 青博有宝

清高凤翰  
绢本设色  
寿石百合图轴

高凤翰(1683—1749),字西园,号南村,清代胶州南三里河村人,是扬州画派里唯一的北方人,其诗、书、画、印、砚的成就令后世仰慕。在青岛市博物馆,清高凤翰绢本设色寿石百合图轴是镇馆之宝之一。

作为青岛本土的“宝贝”,这件文物将诗、书、画、印多种艺术融于一图,是清代“扬州画派”杰出书画家高凤翰书画神韵与艺术思想结合的上品佳作。

扬州八怪是清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书画家群体,美术史多称“扬州画派”。高凤翰自幼聪慧过人,青年起即诗友唱和,清雍正五年应“孝友端方科”考取一等,历任安徽歙县县丞、安庆兼修、休宁县代理县令、江苏泰州坝监掣等职。为官期间,他忧国忧民,廉洁清正。晚年右臂病痹,仍以惊人毅力成就“西园左笔”的美名,彰显了其身残志坚、对艺术孜孜以求的拼搏精神。

高凤翰一生虽屡试不第,命运多舛,但他性格豪迈高洁,艺术成就卓然。康熙四十年(1701),19岁中秀才,雍正六年(1728),46岁被推荐赴孝友端方科试,七年(1729)试用安徽歙县县丞,十二年(1734)以歙县县丞身份兼任泰州坝监掣。乾隆二年(1737),55岁时病痹、罢官,流寓江淮间4年,至乾隆六年(1741),59岁回胶州。

高凤翰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创作上,更在于其突破传统束缚的创新精神。他晚年虽身患痹症,仍开拓出新的艺术境界,作品被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对中国篆刻史和清代艺术史具有重要影响。

近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评道:“南阜老人画系全从青藤、白阳脱胎,晚年左腕配以摹古之法,自成一家。”当代评论家李既陶先生评道:“他的左手绘画,笔力圆劲,奔放沉着,能将平时右臂所蕴蓄的力量及高超的见解以左手表达出来。”

青岛市博物馆这幅高凤翰绢本设色寿石百合图轴纵98.5厘米,横31.2厘米。题跋:窈窕新妆侧半倾,脸波乍见一枝横。粉飘葳蕤珠含紫,香破玲珑玉眼清。曲径迂回吸细细,小栏低亚月盈盈。不缘老怯深宵坐,搔首酣歌看到明。乾隆丁卯夏五月。西亭百合盛开,对景略为写意,其粉本仍用《芥子园画谱》,方家见之,不笑老伦厚颜犹作依稀葫芦耶?老阜六十五岁左手。铃印:二东(朱文引首)、遁卦象(朱文)、凤翰印(白文)、左军司马(白文)、师造物(白文)。

此画虽谓粉本仍用《芥子园画谱》,但高凤翰作画不拘成法,从大自然吸取创作源泉,并完善表现技法。高凤翰嗜石,将石与百合绘于一图,表现其高雅坚贞的心志。



■清高凤翰绢本设色寿石百合图轴。

王雷摄

##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青岛这艺年 年终盘点

回望·沉淀时光印迹

主题对话

## 坚守与破圈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出场人物：  
黄港  
张洛菩

## 黄港：一部戏，何以感动全国

里院故事，全国掌声

记者：《烟火人间》可以说是一部里院的平民史诗。劳模杨老十、干部胡文进、烧锅炉的秦师傅非常有戏，各个配角也有着丰富的人物前史，水龙头旁边的四位青岛大姨很有亮点，舞台上的爱情、亲情、邻里情等情感丰沛。能介绍一下这部戏的缘起吗？

黄港：这部戏的创作有些偶然。改造中山路周边里院时，指挥部找到青岛市话剧院想做一个实景剧，院长就请著名编剧廉海平老师创作了一个剧本。第一稿写了梅兰芳、老舍、闻一多等著名文化人士在老青岛的创作经历。拿到剧本后，院长、廉老师和我经过探讨后，我觉得这部戏的结构像是小品。后来，我建议写写青岛的市井生活，还原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全社会那种干劲十足、全民奔小康的情形。廉老师很快有了灵感，于是就有了实景版《里院》。演出后，观众非常喜欢，我们就进一步做成了话剧版《烟火人间》。

记者：《烟火人间》特别有青岛色彩，本地记者采访时颇为感动，说是在舞台上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黄港：确实，从实景演出开始观众就非常喜欢。我当时就纳闷：这部戏也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剧情，就是一些家长里短、锅碗瓢盆的事情，为什么反响这么热烈？

有一次演出结束后，一位50多岁的女观众拉着演员的手：“嫚儿，你演得真好。”这位演员扮演的“娇娇”在戏里只考了29分，“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学习，也挨打，俺妈也不让我看电视。”

经历过里院生活的观众更有感触。那时候还有“跨越粮”，一个月工资36.5元，买粮、买油、买菜、交学费、孝敬老人，反正就这么多，家里有一丢丢事情就揭不开锅，就得去邻居家借，借完了下个月再还上。剧中秦师傅住院时，邻居们今天你给他送饭，明天我下了夜班去替他值班……邻里之间的帮忙、关心常常让我深思。今天，我们虽然住上了楼房，住上了独居的房子，但邻居叫什么、在哪工作都不知道，电梯里见面连个“你好”都不说。

冷门“绝学”，情有独钟

记者：鲁特琴即便放在欧洲也属于比较冷门的古乐。作为中国演奏家，您何时开始接触这个乐器？

张洛菩：我学生时期喜欢淘碟，买到很多外文打孔碟。封面上有些乐器非常奇特，有的像双簧管，有的像长笛，有的像吉他，但又有明显区别，查字典后发现它们有一个姓氏叫“巴洛克”。我偶然买了一张鲁特琴唱片，对这个音色爱得不得了，反反复复听了上千遍，甚至每晚睡觉都要听。

2009年秋天，我到德国留学，进入达姆施塔特音乐学院是奔着学吉他的去，师从德国殿堂级演奏家Tilman Hoppstock。Hoppstock是巴赫专家，对早期音乐(巴洛克、文艺复兴以及中世纪音乐)有着独到研究，是古典吉他领域大神级别的专家。近水楼台，我跟着他涉猎了比较多的早期音乐作品，并且发现不少作品是用鲁特琴弹的，有的原曲就是写给鲁特琴的，由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跟着另一位Olaf Van Gonnissen教授辅修鲁特琴。

从达姆施塔特音乐学院毕业后，我考入柏林艺术大学深造吉他，同时学习双专业鲁特琴。德国教授是合同制，柏林艺术大学之前好多年没有招到鲁特琴专任教授，恰好我考进的那一年教授到位了。我的教授曾经是伦敦皇家音乐学院Jakob Lindberg教授的得意门生，而我十几年来前听的上千遍的打孔碟便是Lindberg录制的。冥冥之中感觉是一脉传承，非常神奇的一个缘分。

记者：鲁特琴好像也有不同分类，大型的琴颈特别长，接近两米，小型的就跟吉他差不多大小。它内部也有细分吗？

张洛菩：是的，我专攻鲁特琴后发现水更深了。当然，每种乐器都很棒，比如吉他学到深处是无止境

就文艺创作而言，“以人民为中心”不能只挂在嘴边，我们应该站在老百姓的情感立场上，说他们的事，演他们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感情，他们才愿意去看，才去互动。

——话剧《烟火人间》总导演黄港

里院那种温暖的邻里情谊，特别让人怀念。普通人的生活虽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东西，但亲情、邻里情自带一种感染。观众的喜爱给了我们信心，我们就想把它搬到舞台上，展现青岛的里院文化。

记者：《烟火人间》在青首演后先后奔赴桂林、济南、北京、重庆等地演出，得到全国观众的高度评价。为什么一个青岛里院的故事能有全国范围的感染力？

黄港：上世纪80年代，我们处在计划经济阶段。人们不论住在北京、上海、杭州或者其他城市，基本上都是团结户、大杂院。北京住四合院，上海住里弄，济南住筒子楼……这种居住体验跟里院是相通的。虽然城市不一样，细节不一样，但是大的生活轮廓概念是一样的。《烟火人间》“点燃”了观众的情感，回想起曾经的一种温暖：早上起来一起上班，下班后在水池边聊天说话。这部戏让各个城市的观众都有一种代入感，觉得非常亲切。

一部剧的成功需要编剧、导演、美术、演员的共同努力。像是舞美设计金卅老师，他跟青岛合作过《马向阳下乡记》《东方大港》《烟火人间》等，十分注重生活细节的真实呈现，结合观众反馈不断调整布景，大院转台备受好评。

《烟火人间》的台词没有口号，就是锅碗瓢勺、平平淡淡。剧中杨老十“成全别人就是成全自己”的理念非常有时代的代表性；秦师傅生病后邻里轮流倒班照顾，去世后给他出殡，安置他收养的“小蛤蜊”……可以说，《烟火人间》将我们民族骨子里的善良品质挖掘出来，完整表达出来。各地观众非常喜欢这部没有口号、关注老百姓的作品，就像电视剧

## 张洛菩：不止古乐，更是历史课

巴洛克时期作品宣扬一种人文精神和感情，比较少有炫技，所以弹鲁特琴时会让人觉得心里舒坦，不用刻意追求“弹得更快更响”，而是在思考作品背后的人文内涵。

——青年演奏家张洛菩

的。鲁特琴有专门的教学大纲，传统的学习者需要掌握文艺复兴鲁特琴、巴洛克鲁特琴、西塔隆尼琴等不同类型，它们的演奏风格和手法各不相同。我开始以为只学小型鲁特琴就好，后来发现至少要学两种三种，要学独奏也要学合奏，多学一种就多一分灵活性。我学吉他时，教授隔一个礼拜上课，我要把指甲留稍微长一点。等到下个礼拜鲁特琴教授来时，我就把指甲磨得短一点，然后总是长一下短一下，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体验。

记者：鲁特琴是欧洲古乐的重要乐器，我最早通过一位大提琴古典演奏家接触到。据说，古乐要遵循巴洛克时期的制式，从乐器材质到声音结构都不一样。您能介绍一下古乐现在在欧洲的情形吗？

张洛菩：我们现在身处的应该叫第三波欧洲古乐复兴运动。第一波在一战之后，古乐回应了当时欧洲人怀旧、恢复秩序的情绪；第二波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好转了，古乐的文献找到了，古乐器的图纸也找到了，相应的演奏、教学都慢慢配合起来了。以前，欧洲音乐学院并没有巴洛克专业，现在有了，一代代形成传承。第一波古乐复兴靠的是精神，欧洲人要复原巴洛克文化；第二波赶上经济环境好转；第三波古乐复兴运动则是因为有些作品只有用古乐演奏才更好听。人们厌倦了那些现代曲目，想发掘一些古代作

《人世间》，它是一部平民史诗。

三度折桂，题材深耕

记者：青岛市文艺作品先后荣获三次文华大奖，您作为亲历者，有什么感想？

黄港：三个文华大奖确实跟我有缘。第一部文华大奖作品是舞剧《红高粱》。我觉得它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首先莫言老师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在文艺界是一个巨大震动，之前还有张艺谋的电影版《红高粱》。因而，舞剧获奖既有我们在创作上的持之以恒，也有选题材、抓住机会的因素。第二个文华大奖作品是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马向阳”是扶贫攻坚的一个优秀题材，我们抓住了。这次《烟火人间》获奖，让我们增加了创作上的信心。青岛话剧院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剧团，明年将迎来建团70周年。当年这个剧院是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建制搬到青岛来的，后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组建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应该说，它的根子是在国家话剧院。

记者：回溯青岛历年优秀舞台作品的获奖历程，跟近年来主流创作趋势是同频的。您怎么看待演出市场的一步步变迁，青岛舞台创作还有哪些缺口？

黄港：我应该说很幸运。我是七九届的表演系学生，1983年毕业后赶上文艺发展的好时候，演了很多戏，做了很多戏。已故的老艺术家代路可以说是指模、导师，他带领青岛话剧院拿过很多国家级的奖项，也让我们形成了抓题材的潜在意识。抓题材也不能凭空抓，要把握时代脉搏，对文化、文艺的趋势有着深入思考。话剧不像是作曲、画画可以一个人完成，舞台工作是一个群体，得有剧院支持这帮人，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创作好的作品。

青岛是一个港口城市，培养了很多优秀的话剧人才。如果说还缺什么作品，我觉得青岛还缺一部好的音乐剧。音乐剧需要音乐创作，需要好的题材，最关键的需要好演员，有出色的唱跳能力驾驭音乐剧。这是一个有难度的命题，我已经在做相关方面的准备了。

古乐新声，内涵深厚

记者：今年的谭盾音乐周发布会上，谭盾说他在欧洲听到您的演奏时非常吃惊：演奏欧洲古乐的竟是一个中国人。这中间有什么渊源吗？

张洛菩：在第50届伊斯坦布尔国际音乐节上，我参加了闭幕式音乐会。谭盾老师在前一场指挥了他的歌剧作品，下一场就看到了我的演出。伊斯坦布尔处在欧亚交界，我的一位朋友是谭盾老师的门生。他说：“你跑不了了。谭盾老师本来就喜欢这种光怪陆离的剧情，全都融合在一块，所以碰到你就跑不了了。”我觉得谭盾老师是一位具有高度国际化视角的大师，他喜欢有民族性的、有冲击性的、有戏剧性的作品。正是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才有了在土耳其的一个接触。

记者：鲁特琴的音乐听起来温暖、浪漫，这是它的固有情调吗？

张洛菩：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鲁特琴作曲家本身就是演奏家，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一定是直接能上手弹的。比如说，巴赫时期的鲁特琴作曲家西尔维厄斯·魏斯，他的作品旋律好听得不得了，和声很美又很浪漫。那盘我听了上千遍的CD里就有他的作品。巴洛克时期作品宣扬一种人文精神和感情，比较少有炫技，所以弹鲁特琴时会让人觉得心里舒坦，不用刻意追求“弹得更快更响”，而是在思考作品背后的人文内涵。鲁特琴里富含着文化，不光有演奏技巧。我常说它是一门历史课，作品背后往往藏着故事。

## “破圈者”的微光

葛村榼子的“潮”手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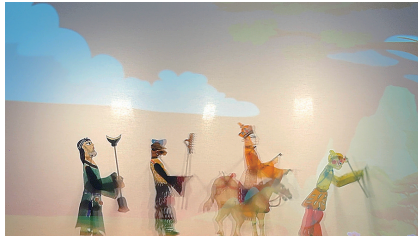
在青岛的“非遗江湖”中，葛村榼子这门古老工艺正悄然焕发新生。在新一代传承人王蓬勃的探索中，这门曾用于糕点模印的传统技艺打破了传统桎梏，将海洋文化、城市地标等元素融入榼子制作，与现代审美碰撞出别样火花。

不同于传统榼子以古典纹样为主的创作模式，王蓬勃将目光投向青岛标志性地标，栈桥、太清宫、“五月的风”都成为他刻刀下的题材。创作中，他突破单一线条雕刻的局限，创新性融入浮雕技法，通过勾勒实景轮廓、突出立体层次，让原本平面的纹样跃然眼前，使作品既保留传统工艺的肌理感，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潮流感。每件作品从画稿到雕刻需耗时近一天，凝聚着他作为匠人的专注与巧思。

目前，王蓬勃已完成3个主题作品，以即墨古城为原型的榼子正在创作中。未来，他还计划打造全国地市级标志性建筑系列，让这门工艺走出地域边界。

从古典纹样到写实创作，从单一技法到浮雕创新，从地域题材到系列规划，这位年轻传承人以微光之力，为非遗破圈寻找路径。在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中，葛村榼子正摆脱“老物件”的标签，成为承载城市记忆、连接生活美学的文化载体，为非遗传承提供鲜活样本。

## 老里院里的“新”皮影



幕布轻扬，光影流转，泰山皮影的灵动身影在大鲍岛里院记忆博物馆中跃动。这场自11月1日启幕的皮影戏展演，以创新的里院文化表达为核心，让观众在老物件与皮影戏的交融中，沉浸式触摸老城区的岁月痕迹。

作为承载青岛百年市井生活记忆的文化地标，大鲍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将上世纪80年代盛行的皮影戏引入展区，与馆内复原的木质八仙桌、老日历、搪瓷缸等怀旧场景形成呼应。3人组成的里院团队秉持泰山皮影“十不闲”绝技，以每日3场演出为老城区注入文化活力。

创新之处在于皮影剧目与属地文化的深度绑定。目前，除了正在上演的《三打白骨精》《小蝌蚪找妈妈》等经典剧目之外，团队正全力打造里院专属内容，聚焦亲情、邻里情等本土题材，让皮影戏讲述老青岛的身边故事。当光影中的里院邻里互动与展区内的生活场景相互映照，观众将穿越时空，听见往昔寒暄笑语，沉浸式感受上世纪的生活日常。

## 文博馆的“巧”表达



当三晋石刻与齐鲁海风相遇，青岛市城阳区博物馆正以一场创新“群贤宝翰——宝贤堂石刻艺术展”，打破基层博物馆“藏在深闺”的困境，再次成为现象级“出圈”样本。

据了解，这场自11月18日启幕的展览，是太原双塔博物馆核心文物“宝贤堂”石刻首次跨省亮相。67件展品中，原石、拓本与拓片相互映衬，汇聚金额至明清近2500年间逾百位书法大家的墨迹精华，更以“翰墨渊薮”“墨舞笔韵”“法墨新规”三个单元，清晰勾勒石刻艺术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价值。

作为基层博物馆，城阳博物馆跳出“玻璃柜+文字说明”的传统模式，引入高清数字影像、互动体验装置，让观众指尖轻触便能与千年石刻对话；同步推出的文创展示，更将书法艺术融入日常，拉近文物与生活的距离。这种“硬核展品+软性体验”的组合，既保留了石刻艺术的厚重感，又赋予其现代传播力。

从引入跨省重磅展览，到创新展陈与互动形式，城阳博物馆日拱一卒，为基层文博机构积极探索“小而美”的出圈路径。当千年石刻在数字技术与创新思维中焕发新生，这座基层博物馆证明：文化的生命力从不取决于场馆大小，而在于能否用巧思架起连接历史与大众的桥梁。

刘硕文/图